

豫章叢書

第九冊

懷葛堂集卷三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序

春水堂詩集序

事之成也以志詩之傳也以時之言也余蓋得之余
師云夫詩之工拙存乎已詩之去取存乎人何言乎
詩以時傳也處窮能堅交寡益雋何言乎詩以時傳
也雖然詩不有經乎三代之久千八百國之多公卿
至庶民之眾傳者止三百有十一其一語單辭皆足
以興觀羣怨裨益無窮然是詩也作於無採風之典

無巡行之官無孔子之刪定雖思深旨遠執人袪而
強視聽不能得已詩之傳也將作者爲之政乎宋取
士以經義廢詩賦使應制皆李杜主司雖狄仁傑陸
贄必黜落而不收何也下之所應非上之所求也則
詩之傳也去取者爲之政乎漢魏之詩尙矣會當搶
攘日尋干戈而大風短歌之什開風氣先卓絕今古
蘇李子建荀生於異代則五古之詩不始當日七步
之敏不稱於後人唐倣隋科目以詩取士士無不能
詩人無不知詩於焉崔信明薛道衡輩不過五言一
句而已耳一膾炙於素不謀面之人一吟咏於忌高

才之主苟選舉以近代八股十入房則五言千百首
供覆瓿外無所用之而謂詩之傳也不以時得乎而
世之詩人作意鑄心求工求巧袖手至穿如裴祐眉
毫盡落如孟浩然以庶幾其詩之或傳幸而生於熙
皞之世人好義而無利祿之謀家絃誦而無委巷之
語則句卽遜於康衢而遭逢爲盛不幸而非其時人
皆貪殘鮮恥反道敗德自喪其天真雖陳雅頌於前
讀且不能句夫何傳詩之有而後知余聞之不謬也
許子蘭谷余友尹重之弟也刻意工詩詩可傳也有
春水堂詩集人多以詩以傳人人以傳詩許之余衷

其說而序之

帥周合藁序

帥子宗德周子勿逸南昌人也南昌漢豫章郡以枕木樟木生庭中而佳名錫矣夫郡土廣而沃千尋之木百卉之佳足供宗廟棟梁任者何限而二木顧以氏郡非垂蔭有獨寬參天有獨上出於羣木凡材之品類則錫名當不以是邇來白中丞王文宗加意人才甄錄十三郡士闢書院顏曰豫章教養其中在今進賢門則漢之松陽豫章之所生也夫漢以氏郡今以顏書院是二木也必分之各有其長合之皆適於

用可知也士之學於書院有志於聖學人心世道者
視此矣科舉之文雖不廢而其末焉者也宗德勿逸
天姿聰穎文藻軌羣書院課藝不問而知其冠曹而
學益勤行益謹帥子未及立年磊落英多屹如風學
且秉尊甫備皆先生教其成立有未易量周子纔踰
弱冠其秀發如劍氣珠光不可逼視顧循循謹謹音
吐不洪退然不勝衣而一覽不遺貫穿今古人則以
是忌之今庚子鄉薦書院入穀者八人帥子其一也
帥子不自喜且不爲周子遺珠憂周子則未嘗芥蒂
見罷黜猶然笑之夫二子人文若連璧雙珠二而一

者其遭遇若此器量若此夫豈易得哉王文成有云
書院之設猶軍伍中選精銳者別爲一軍朱子之設
教白鹿書院也胡平一謂時文之外別無可相啟發
者使二子得人師如朱子則舉一反三其學其行與
鹿洞鷺湖之昔賢可絜長而量短豈時文之足云乎
哉而時文則亦大遠於人矣二子課試近藝文思之
俊偉筆力之渾雄如簡練雄師望其壁壘旌旗有不
氣短而披靡者吾不信也文不皆成於豫章書院合
課試以問世世雖欲不以豫章稱之夫安得不以豫
章稱之

寸知錄序

寸知錄者管子約三所歷試課也曩友人林石友稱其及門之才之大不讓天下士世顧莫之知困頓諸生二十年者約三也因出其擲虛吟及集唐二帙余覽而歎曰何言乎約三不見知於世也約三年未強仕員才學嘗以五經廿三藝戰寸暑風簷下使主司知掄擇於多士中升之國士而已耳詩不作唐可不集卽作詩必不失意不憤激無聊抒不平之胸臆且不能致多如是世之傳必少而歎息者不深也比余過臨川尊甫因出是錄坐客亟稱其理暢旨深而法

嚴謹修辭則珠圓玉潤宜乎名卿士皆掄擇以冠其軍也余歎曰約三誤矣不見知於主司者此也漢光武小敵怯而大敵勇戰以是勝約三亦用是術焉而大戰獨北焉何哉勇也者弱而禦強寡而敵衆用以決勝也非弱非寡安用勇爲約三誤矣夫小試不過二藝窮一日之心力初非難事約三年旣富強加以二十年之績學顧凝神萃精兢兢於筆陳中惟恐方畧疎部伍紀律有不肅不克以摧鋒畧陳爲沒世不復羞此約三之文必冠其軍用此道也制科則人占一經成七藝而止較晷度而惜精力由來舊矣今五

經廿三藝非求售之過焉者乎吾意其起草書真當
得二萬言不兼二人而過半乎雖文敏於宿構得心
注手不加思吾懼夫操筆所就之腕不能不脫邊計
乎遊羿之彀之中央乎約三偶一爲之吾甚惜夫輕
用其鋒與肉薄血戰之一夫何以異顧不用正正堂
堂之大勇豈不惜哉歷科雖不出此推是心也豈非
不屑以小試之售用之大比則甚矣用勇之過也人
誰能勇約三之勇勇而過也而約三之才則加於人
也多矣君家夷吾氏爲天下才齊人魯人且知之其
自言則曰知我者鮑子蓋鮑子知其所短者短而長

也約三之才第猶乎人斯已耳才果過乎人也人誰不自負而甘以齊魯之人之知知約三也

大觀山七夕詩序

武昌楚都會中峙三山大觀爲最友人郭子善夫僑居焉余來遊僦僧舍相近者往來數晨夕蓋素心離索於茲十年矣明年避囂漢上與武昌相望而閩隔大江江漲風浪惡雖皇遽重大事艤牖巨艘不敢渡無問小艇而郭子問饋如初也暑退客久歸思動郭子肅客爲七夕會七客分居江東西皆皓首皤然余且逾八十惟郭子富春秋服官政於時名流畢集接

坐清談張筵飲滋味美彭祖之調鼓涼扇堯厨之羹
陶然秩然醉醒皆適昔人所稱美景良辰賞心樂事
今夕兼之矣夫大東之詩咏牽牛織女諸星而淮南
子遂有七夕歲一渡漢之說經星在天終古無移徙
雲漢非河一無津渡淮南非不知也彼蓋以太上忘
情猶不能相忘於聚散日入相見日出皆隱一日夕
間而有聚有散一至於斯星且如此人當何如毛詩
所謂室邇人遐一日三秋者是矣淮南一歲一會與
之脗合後人增爲文飾皆本諸此而推其情之極致
至事理之有無在知者能自得之余嘗謂情者天地

之膠漆物之無知者草木而春花秋實松竹之青蔥
皆情也苟亦無之則日聚於前方芟艾之不暇雖材
美莫之留此聚散之本原也是說也惟郭子得之于
里之外如一堂其聚也皆有爲而聚也非徒七夕也
六客皆有詩不同格不限韻如飲之醉醒各適其適
也余不能詩而勉而爲之序

王五柳詩序

王五柳詩哀旣成帙合五七言古律絕凡若干首旣
富而工其述懷贈答卽事咏物之作爲多其選辭徵
調步趨少陵爲甚至詩至是非積學甚其何能之今

人之能樹立者莫難於不逮事父母而尤甚於少而孤蓼莪於怙恃失所依以爲命也少而孤且所未能者不知學學焉而莫爲之教則雖百尺之豫章摧折於萌芽之方生圭璋不追琢於玉工適頑然大璞已耳嗚呼是不重可惜哉五柳先人以博士弟子年四十卒祖母鞠五柳甫九齡就外傳僅九閱月耳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不抱旣不抱矣今之抱者誰耶李令伯謂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然則五柳當日可謂爲失教者耶先王之制禮也孫爲祖齊衰不杖期故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服上殺也然則王

母於孫也雖教之將與屬毛雞裏者其亦有間焉者乎以上殺之親撫父母不及教之子以能有樹立詩所稱似續妣祖者余於五柳見之矣五柳於祖母既孝思而悲歌之亦知其無成而代終者等而上之爲若而人等而下之爲若而人不徒五柳之身一人已也詩之能不能固無問已五柳念之哉若夫詩或病其過奮激庸亦有之然三百篇之相鼠蒼伯而責以溫厚和平不可也人之情但有喜樂好而無其他是責天以春溫而無肅殺也可乎五柳可不病其病也已

文陟予印藪序

君子可爲有令名於世此夫人而知之而人乃不爲
君子傳習之有益於學此夫人而知之而人乃不事
傳習人固不盡爲君子而學則四民百家皆不廢今
之人趨利日以工其業術日以壞業術壞率苟然其
間奇袤而無一適於用君子生斯世不爲衆人之所
爲而學衆人所不學然後爲特立獨行之品雖六藝
中可以覘生平之大余於文陟予印藪有以見其人
矣陟予穎敏好學以餘力學其家三橋學積十餘年
始盡其蘊己丑余經由漢口陟予奉印藪示余因謂

之曰顏魯公書碑因自鑄之以故神采鬱動李陽冰
謂摹印者當備神奇工巧四法今陽子所雕鑄其亦
有見於此乎若翁以諸生屢困雅不欲子擅一藝而
又樂其勤於學則陟予學過於勤也固宜印數本於
蒼頡以端其源考於史籀以得其正觀於李斯程邈
以通其變詳於許慎以統其宗衷於顏汝脩以窮其
法近取三橋何雪漁以博其趣旁參鐘鼎碑文以妙
其用夫而後金石之勒各殊也秦漢之象不雜也章
法字法之各當含毫遊刃之適宜也字無間於手手
無間於心方也而有規圓也而有矩以能臻於是而